

现代爱情故事系列 99真情无限续

精选合集出版发行500000套 火爆畅销全亚洲



深深浅浅 恋恋风情 爱情永远是人生的主题!

动人故事 热烈倾情

你 有美丽的幻想 尽在本书中实现

文字完美百分百

霸气公子哥

台湾 叶梦君

媚诱狂霸男子

台湾 刘茉莉

台湾爱情故事每日奉献

爱情的祸!



现代爱情故事系列⑨

霸气公子哥

台湾 叶梦君

媚诱狂霸男子

台湾 刘茉菲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李晓刚

封面设计：楼雨美

现代爱情故事系列⑨

霸气公子哥 (叶梦君)

媚诱狂霸男子 (刘茉菲)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64 6印张 128千字

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3 000册

ISBN 7-5378-1752-8/I·1712

定价：8.00元

现代爱情故事系列

霸气公子哥

叶梦君

第一章

“当当当……”

随着上课钟声的响起，原本三三两两在校园里谈天说地、研究课题的学生们马上少了一半。

向咏棠也是其中的一员。

把车子停进车棚里，她就抱起一堆的原文书赶向教室，途中，还是有一些没课的学生悠哉游哉地坐在树下谈天。

有人说上大学就是去谈恋爱的。也有人说，上大学就是去玩四年的。但是对向咏棠而言，上大学便是求得知识，也是一种甜蜜的折磨。

她是一个孤儿，在十五岁那年就离开孤儿院独立生活，然而大学的学费是一年高过一年，简直比潮汐涨得还要快，却没有退潮的时刻。

她喜欢念书，所以要上大学，学费当然是要自己赚，因此她下了课还得去兼两个家教和打工，但是她却甘之如饴。

向咏棠瞄了下手腕上的表，眼见上课时间早过

了三分钟，因此她抱着厚重的原文书急忙往三楼奔去。

她才跑过眼前的转角，便“砰”地一声撞上了一个人，两人都撞倒在地，她咬紧了下唇，不敢叫疼。

不过对方倒是先喊出声，“该死！是哪一个浑球撞上我？”

被她撞到的颀长男子像个强力弹簧一样的自地上弹起来，拢着眉心拍拍在物。

他微倾着头注视她，却丝毫没有扶她起来的意思，只是凝规着她皱眉的样子，脸上带着一丝愠怒及讶异。

“岑弦，这是我们系上的学妹，你不要那么凶吓坏人家好不好？”他身多的男子拍拍他的肩打圆场。

虽然开口的男子看来颇为眼熟，但是向咏棠并没有搭话的意思，迳自扶着墙壁想要站起来，看似十分吃力。

“痛……”

糟糕，她的腿一定受伤了……向咏棠喘着气想道，玉手暗抚了下疼处，果然传来一阵剧痛，让她的眉不禁蹙起。

“吓坏？不晓得是谁吓坏谁了？”那名叫岑弦的男人冷冷地对着他的朋友说道，使得跟在他身后的那个朋友笑了起来。

“岑弦，你怎么这么说？”

闻言，向咏棠只是咬了咬唇，心里虽然有些愠怒，不过对方有两个人，她还是少惹为妙。

上课的时间快来不及了，她没有理会他们，半跛着脚往前踱去，没有发觉跟她相撞的那个男人一直目送她离去。

向咏棠走进教室里，看到教授迟没有来，暗自庆幸地在课堂上坐定位，也松了一口气。

“咏棠，你今天晚了。”坐在她身后、笑咪咪的女子拍拍她的肩打招呼。

向咏棠也不吝对她回以微笑，“嗯，今天接班的人来晚了，所以我差一点迟到。”

除了家教，她还在加油站打工，今天她临时帮朋友代一个小时的班，却没有料到朋友来晚了，因此害她差一点迟到，让她急坏了。

向咏棠的朋友陆芝雅却开口调侃，“拜托，你还真是个烂好人，每次都帮人家代班

其实也不是陆芝雅要“碎碎念”，向咏棠帮人家代班也就算了，每次都是代那种一、两个小时，又不收代班费的班……呵！有这么傻的人，谁有事不找她帮忙？这不叫烂好人叫什么呀？

而向咏棠一向秉持着孤儿院院长的谆谆教诲，对人存有爱心、随时伸手帮助有困难的人。但是陆

♥

♥

现代爱情故事系列

· 叶梦君

♥

♥

芝雅可不这么想。

向咏棠频频摇头，不以为意地答道：“你不要这么说，她也是临时有事才会找我帮忙的。”

闻言，陆芝雅马上翻了个白眼。“好了！好了！不跟你说这个了，那位慢牛教授今天又得晚上二十分钟，你先把上次的翻译借我抄吧！”

向咏棠笑了笑，才正要伸手拿桌上的书，却抓了个空，连她自己都呆了。

“怎么了？咏棠，你该不会是没带课本吧？”

模范学生向咏棠没有带课本，这消息如果说出去，不要说是慢牛教授了，就连班上的同学都不会相信的。

“不……我不是没带……只是……”她攥了眉，不晓得该怎么解释，不过当务之急就是得回去捡书。

“只是什么？”

“我好像把书给掉在半路上了，我得回去捡……”向咏棠喃喃地说，顾不得陆芝雅的惊呀表情，连忙往教室门口踱去。

但是她的人都还没有跨出教室，就听到门口有人大叫：“向咏棠！你们班的向咏棠在吗？”

蓦地，偌大的教室内突然鸦雀无声，大家都将焦点放在她身上，纷纷向她行注目礼。

向咏棠见状，动动眉，一脸疑惑地缓缓走向门口。

而这个在门口嚷嚷的男人，正是方才和她相撞的人，他高大的身躯几乎挡掉整片教室大门了。

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她抬眼望着那人说道。

说来也奇怪，那男人就这么站着，直勾勾地盯着她，活似棵大树一样。

不过他长得很好看，微眯的黑瞳渗着一丝邪气，嘴角向上勾出完美的弧度，高挺的鼻梁，粗浓的双眉正轻扬着。

他也很高，向咏棠仰高了下巴稍作度量，他的身高一定有一百八十公分以上，而且他头发黑得像暗夜，长及耳下、中分，身穿看来价值不菲的白色丝质衬衫，真的很像一名电影明星。

向咏棠知道一定在哪里见过他，但是却不太记得，因为她脑子现下除了课业，其他的都容不下了。

不过他的出现，使得班上一道道好奇的眼光都投射在她纤细的背上，直让她不太舒服，眉也拢得更紧了。

“你到底有什么事？”她再次问道。

如果他仅是为了要她道歉而来找她，那就太过分了。

孰料这男人居然大刺刺地上下打量起她来，还啧啧有声地掉头朝他的朋友问道：“淮殷，你说的就是她吗？”

向咏棠闻言，不禁将头一侧，总算在这座“山”后看到了另外一个男人。

他戴着眼镜，看来一副斯文有礼的样子，不过深邃的眼透过镜片，闪着不容他人忽视的精明。他对她微微颌首。

“嗯，就是她。”褚淮殷将两手放进口袋里说道。

这话令向咏棠心里的问号如水纹般扩大。

“我……认识你们吗？”她疑惑地问道。

凌岑弦扬扬手上厚重的书本，本来带笑的容颜却在瞬时冻住了。

他回头睨了眼想发笑的好友，再突然变脸地迎视向咏棠。

这回他免费赠送她一个不轻易出现的特大号笑容，然而这个女人居然不领情还皱眉，让他又啧啧作声起来。

啧啧啧！平时他一这么做的话，站在他面前的女人一定会面红耳赤外加垂首害羞的。

但是瞧瞧她，她微抬着小巧的下巴，一双极大的水眸微漾着疑雾，毫不畏惧地与他对视。

不久，她黑白分明的眼珠子突然滚了几下，这使他觉得……自己好家正在瞧着一只无害的小动物。

向咏棠……果真是一个有趣的女人。

凌岑弦起了戏谑之心，忽地将脸逼近她，吊儿郎当地问：“你晓得我是谁吗？”未料此毕竟让班上的一堆女生扬起了一阵尖叫声。

凌岑弦可以充耳不闻，不过向咏棠却不能。

她没有什么耐心地摇摇头，“不，我不认识你，你手上的那本书是我的吧？谢谢你帮我送回来。”

向咏棠伸出手去，但是凌岑弦却没有还书的意思，他俊朗的脸色蓦然变得有些怪异，爬梳了下中分的头发。

他犹不死心地再问一次：“你真的连我们两个人是谁都不知道？”

向咏棠这回连审视的目光都省略了，直接以平板、略显不客气的声音答道：“不晓得，所以请你把书还我。”

褚淮殷在凌岑弦身后爆出笑声，他笑到抱着肚子、弯着腰，就差没有在地上打滚了。倘若不是凌岑弦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他一定会笑得更夸张。

“我说岑弦，人家本来就不认识你，你怎么可

♥

♥

现代爱情故事系列

· 叶梦君

♥

♥

以这样逼迫人家呢？”褚淮殷拿下眼镜擦拭，懒懒地说道。

凌岑弦的反应当然是很想扁人，不过他也不想再抱着手上重得要命的原文书，他物归原主地丢给向咏棠，转身就走。

对方气呼呼的样子虽然很令向咏棠好奇，但是她没有机会再向褚淮殷问些什么，就瞧见慢牛教授跟一名女教授缓缓朝这里走过来了。

“对不起，我得回座位上去了。”

她的脚步才迈开，褚淮殷倒是回答了她的话。

“我叫褚淮殷，是你的直系学长，刚刚那家伙是凌岑弦，以后你只要记住这两个名字就行了。”他说罢，看似潇洒地挥挥手走了。

向咏棠没有空目送他，不过她仍是听到了他的话，连忙回到座位上将书本打开，脑海里纵然有再多的疑问，也没有时间去想。

》 》 》

“可恶！那个该死的女人！居然让我输了！”凌岑弦在校园的一角找了棵大树坐了下去，喃喃念道。

不久，褚淮殷找到了他，朝他踱了过来。

“只不过是赌输了一次，用不着骂这么久吧？”他在凌岑弦的身后坐下，对于他的反应不禁

摇首失笑。

凌岑弦果然是一个标准的黄金公子哥，家里经营着庞大的家族企业不说，到了他这一代又仅是单传，父母亲对于他的任何需要都是有求必应，也难怪造就了他凡事不服输的骄纵个性。

“哼！输？我的人生字典里没这个字。”凌岑弦的口气倒挺狂妄的，不过他的确是有这么说的本钱。

凌岑弦不只家里有残，而且他天生聪颖，人家要读上三、四次的课文，他只要看一次就能够融会贯通，又加上他的外表十分抢眼，倒追的女人不计其数，如今却去踢到向咏棠这块不起眼的小铁板，他当然会不甘心。

褚淮殷轻笑了几声，对于他这个自信到有点自傲的朋友，他一向是不予置评的，不过却也忍不住出口激他，“是，是，是，你的字典里是漏了‘输’这个字，现在马上把它补上去还来得及。”

凌岑弦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但他还是继续笑道：

“岑弦，你方才可是赌输了，所以这一次的报告，你得连我的一起做。”

听着，凌岑弦忍不住脱口骂出“三字真言”，心里却不期然地映上向咏棠那张倔强的小脸，和那双干净得不带杂质的乌瞳，进而起了征服欲，那女人……惹起了他心底的一股疯狂骚动。

也许……跟她玩玩也好！

主意既定，凌岑弦的心里有着畅快的愉悦，脸部的表情一放松，嘴角也扬起了相当亮眼的弧度。

“我知道了，报告是吗？哼，那还不简单。”他仿若不放在心上的笑道，这反应倒是令褚淮殷觉得不对劲。

因为凌岑弦骄纵成性，很少那么快就息怒的。

“你发烧了吗？”他讶异地嘲讽道，还试图伸手抚上凌岑弦的额头帮他量温度，凌岑弦当然再度抛来杀人的目光。

“你才发烧了……”他不悦地嘀咕。

褚淮殷扬眉，“否则你怎么一提起写报告，就一脸很开心的样子？”

虽说写报告对他们这些高材生而言，根本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但他却笑得一脸贼样，谁会不起疑心？

“我的确是很开心，因为我决定玩玩她，反正我现在很寂寞嘛！”凌岑弦耸耸肩，仿佛讨论天气般的自然。

他分了手的女朋友上个月去了美国念书，而身边的女友来来去去，他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替捕的对象。

向咏棠的姿色是差了点，身体也平板了点，但

是那双眼睛够倔、够亮，不过玩玩嘛！何须在意太多？

但是褚淮殷却蹙眉问道：“你是在说谁？”

凌岑弦一向是狂傲的，因此连他的笑声也带着一份不羁，似乎说明了他不为任何人所牵绊的个性。

他笑声渐歇，回首睨了好友一眼，“淮殷，聪明如你，不用问我这种笨问题吧？”

凌岑弦相信他绝对猜得出来。

果然，褚淮殷的粗眉攒紧，严肃地望着他摇摇头，“你指的是向咏棠？她不是你能玩的对象。”

褚淮殷静默了下来，打量着凌岑弦那非常有乃父之风的狂傲面容，觉得他像极了一只妄自尊大且嗜血的雄狮，不为任何事撩动。

“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喜欢她？”凌岑弦哼了一声，懒懒问道。

他记得褚淮殷从来不过问他的风流韵事，这一次怎么……

褚淮殷看着他倏然挺直身体，敛起面孔，以少有的严肃说道：“她是个孤儿，做任何事都相当的认真，所以她不是你可以玩得起的对象，你会伤害到她的。”

况且，凌岑弦要是因为和他打赌输了就拿向咏

棠当猎物的话，他这辈子都会良心不安的。

凌岑弦一怔，蓦然笑得很大声，半捧着肚子。

“拜托！孤儿才好啊！你真笨，她是孤儿的话，要是骗她上床大了肚子，她才不会找她父母来我家大吵大闹呀！”他笑得快流出眼泪了。

褚淮殷这下开始后悔跟他打赌了。

他不该因为欣赏向咏棠求学的精神，就把她的事情告诉凌岑弦，只希望他现在还来得及阻止才好。

“岑弦，你以前不是这样子的……”

他们从高中的时候就是朋友；没有想到还上了同一所大学，凌岑弦的个性他也摸到了七、八分，只是没有料到，凌岑弦早就在不知不觉中，变得不再是他记忆中那名单纯又有自信的男孩了。

凌岑弦止住笑，忽而正经地看着他，“来接近我的女人，十个有五个是为了我的多金，那另外五个呢？是为了我的外表，而我们不过是玩玩，在你情我愿的情况下发生关系后，为什么出了事责任都得归我？老兄！你这话不够公平哟！”

他的唇角带着戏谑，语气也像玩笑，但褚淮殷知道他是说真的。

上个月，有位学妹为他白杀送医，他连去探望过一次都没有，仍旧过着优闲的生活，谈笑风生。